

# 北京人口调控要厘清八大关键问题

林 宝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028)

**[摘要]** 北京人口调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从原因、对象、内容、范围、方向、目标、思路、手段等八个方面对北京人口调控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文章提出,北京人口调控应该以全部人口为对象,以人口分布为主要内容,兼顾规模和结构,立足北京市、协调京津冀、放眼全中国,制定动态人口调控目标,以经济手段为主,结合行政手段,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将北京打成一个活水池,形成人口有进有出、生气盎然的局面。

**[关键词]** 人口调控; 全部人口; 人口分布; 京津冀; 经济手段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章编号]** 1002-3054(2015)03-0047-07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62/j.bjsshkxy.bjshkx.150305

近年来,北京市人口规模不断膨胀,2013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了2114.8万人,已经大大超过了《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所提出的“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的目标,也超过了该规划“城市基础设施等相关指标暂按2000万人预留”的规划基础情景。当前,调控人口已经成为北京市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工作的一件大事。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时明确提出,北京市要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增强区域人口均衡分布,促进区域均衡发展。2014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北京市人口数量增长过快,要加强人口规模调控,从落实城市功能定位、优化产业结构、调控资源配置、加强规划引导等方面入手,深入研究控制人口规模的治本之策。可以说,合理调控人口不仅成为北京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北京市提升城市发展水平、更好履行首都功能、建设首善之区的现实需要。但是,在北京人口调控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八个方面。

## 一、人口调控原因: 实质还是表象?

讨论北京人口调控问题,首先必须说清楚北

京为何要调控人口。实际上,人们认为人口需要调控主要是因为目前在目前的人口条件下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不利于北京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前各级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所阐述的关于北京人口调控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当前人口规模已经超过了北京水、土地等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二是人口规模超过了北京公共服务设施如交通、垃圾处理等的承受能力。但是,对这些调控原因也需要深入分析,必须搞清楚哪些问题确实是由人口规模、结构、分布等原因引起,哪些问题只是以人口为表象,即并非真正是由人口因素而造成。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人口调控来解决那些真正由人口因素引起的实质性问题。而对于那些表象性问题,则需要继续寻找其产生的根源和机制。否则,即便人口调控达到了目标,那些以人口为表象的问题也同样无法解决。更糟的情况是,若以这些表象性问题来判断人口调控的效果或修正人口调控目标,则会使人口调控脱离正确的轨道,其结果必然是走向失败。

不可否认,人口规模确实给北京资源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笼统说北京市的资源环境存在某一确定的人口承载力并不科学,也不具有说服力。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些资源(如水、能源等)可以实现区域间的转移,其供给

**[收稿日期]** 2014-11-22

**[作者简介]** 林宝(1973-),男,湖北罗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除了受本地资源条件的制约,还会受外部资源供应的价格、基础设施等条件的影响,因此这类资源具有随外部资源条件变化而变化的特点;而对于无法实现区域转移的资源如土地,其承载力也可能随开发利用方式和强度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土地的功能并非单一,也并非一成不变。如生产性用地、居住性用地的人口承载能力不同,且二者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相互转换,因而不同的功能安排下存在不同的人口承载力。环境恶化也不可简单归结为人口因素,从根本上说,对环境影响最大的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必然带来环境的恶化,即便在人口规模很小的地区也不能避免。因此,如雾霾等环境问题还应该更多从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去找原因,而不是归罪于人口过多。

人口规模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压力更需冷静分析。一定的人口规模是发挥公共服务设施效率的前提条件,但过多的人口又会对公共服务设施带来压力。但是也应该看到,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本身并非是静态的,因此多大的人口规模对于公共服务设施而言是过多的,也需要动态去看。在判断人口规模与公共服务设施的矛盾时,需要分清到底是由于人口规模过多还是由于公共服务设施供应滞后、管理效率低下,即需要找好参照系。当人口规模对整个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时,问题还应该多从公共服务设施供应的角度去寻找,因为人口集聚产生的经济效益可以用来改善公共服务。另外,由于公共服务设施供应的区域性特点,与人口分布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在分析人口规模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关系时,必须把人口分布也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纳入考虑。以北京市的交通为例,拥堵的交通固然与人口规模大、车辆数量多有关,但也与一些道路桥梁设计及交通信号不合理、北京人口分布不合理有莫大的关系。

毫无疑问,北京市目前人口与资源环境、公共服务供给等的矛盾很大,进行人口调控是必要的。但是,在分析调控的原因时切不可简单化、绝对化,将北京城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都一股脑地归结为人口规模过大,而是应该对各类问题与人口规模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从多角度考虑解

决问题的思路。要坚决避免以为控制了人口规模,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没有控制住人口规模,一切问题解决无望的思想,要持续、动态地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

## 二、人口调控对象: 外来还是全部?

人口调控必须有明确的对象。目前北京市的人口构成中,外来人口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部分。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已经超过800万,占比高达37.96%;如果将非常住的外来人口考虑进来,以瞬间人口的概念考察,外来人口的占比更高。从北京市近年来人口增长的情况看,外来人口增长快于户籍人口增长,如2013年较2012年,常住户籍人口增长1.3%,常住外来人口增长3.7%。因此,很容易想到的一个思路是,北京人口调控对象应该是外来常住人口,这也是北京市多年来人口调控的主要着力点,无论是“以证管人”“以房管人”还是“以业控人”,主要思路还是要控制外来常住人口的增长。在北京人口规模快速膨胀的大背景下,调控外来人口毫无疑问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仅仅将调控对象局限于外来常住人口,则又有些失之偏颇。

北京外来常住人口快速增长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动因。如北京城市功能众多,导致多来源吸引外来人口;经济发展水平高,对外来人口产生强大吸引力;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量增加难以避免;北京需要引入外来年轻劳动力缓解人口老龄化等。<sup>[1]</sup> [P26-27]此外,还要考虑到从外部条件看,中国人口总量仍然保持增长态势,城镇化进程正在快速推进。因此,外来人口快速增长几乎是北京目前无法避免的一个事实,也是北京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应该看到,目前北京常住外来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据绝对优势。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常住外来人口中16-59岁年龄人口的占比约90%。2013年,北京市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外来人口来京原因中,务工经商所占比重高达66.8%,随迁家属和学习培训的比例分别为11.2%和7.1%,而其他原因如投亲靠友、婚姻嫁娶等比例均不足5%。<sup>[2]</sup>这说明,外来常住人口来京大多是应北京需求而来,外来人口快速增长是北京社会经济

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如果仅以外来人口为调控对象，效果自然不会太好。

北京人口调控必须以全部人口为对象，即包括户籍人口、外来常住人口和外来非常住人口。户籍人口之所以可以作为调控对象，是因为部分户籍人口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存在离开北京的可能性，如老年户籍人口。外来非常住人口在常住人口统计数据中没有统计进来，但是以一个巨大的数目存在着，且存在着调控的可能性。这类人口来京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如果能适当分流吸引他们前来的功能性目标，调控潜力和调控效果应该都非常可观，如一些大规模的展会、赛事等就可适当减少，避免吸引过多的观展和观赛人口。总之，在北京人口调控过程中，必须始终树立全局观念，改变过去那种只盯着外来常住人口的做法，将全部人口作为调控对象，针对户籍人口、外来常住人口、外来非常住人口等不同的人口群体采用不同的人口调控方法，增加人口调控的针对性，改善人口调控的效果。

### 三、人口调控内容：规模还是分布？

北京人口调控到底调控什么？这也是关系到人口调控成败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在讨论北京人口调控时，人们虽然关注到人口合理分布的重要性，但更为强调的还是人口规模。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一样，人口分布对北京公共服务供给压力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合理的人口分布会造成公共服务资源的局部性甚至是全局性紧张。从北京人口分布的现状来看，人口密度呈现出从中心向外围逐渐递减的特征。截至2013年底，首都功能核心区的人口密度为23942人/平方公里，城市功能拓展区的人口密度为8090人/平方公里，城市发展新区的人口密度为1067人/平方公里。疏散中心城区人口一直是北京市近年来努力的方向之一，并为此大力推动新城建设，推动老城区居民外迁。但是由于人口规模的扩大，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下降并不明显，而城市发展新区的人口密度则出现了快速上升。与此同时，就业机会、商业、公共服务、文化娱乐等并没有随人口向外围扩散而扩散，这就造成了人口分布上的职住分

离。因此，北京目前在人口分布上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人口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区，迫切需要向城市外围分流；二是城市发展新区等城市外围的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不适应人口分布的状况，出现了职住分离，大量外围居住人口进入中心城区工作和消费，造成长距离的潮汐式人口流动，给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带来巨大压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北京城市中心区人口的高度聚集，比北京人口总量规模庞大对城市发展影响更大。<sup>[3] (P60)</sup> 当前，调控人口规模虽然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从紧迫性和可行性上考虑，调控人口分布更有必要、也更加大有可为。因此，应该把促进人口合理均衡分布作为北京人口调控的优先目标。调控人口分布应该从疏解北京市特别是中心城区的功能着手，以就业机会的疏解为中心，以公共服务资源的分解为基础，以商业、娱乐等功能的疏解相配合，带动人口向城市外围疏解，在城市外围形成若干个城市亚中心，为周边大部分居民的就业与生活提供条件，避免人口从四面八方向城市中心挤压，形成潮汐式的“中心—外围”人口流。

从长远看，北京人口调控还必须注意到人口结构问题。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高达21.2%，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也达到了14%，同时仍然处于快速人口老龄化进程之中。人口老龄化将对北京未来城市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在人口调控时，不能只关注人口规模和人口分布，还必须兼顾人口结构。当前，特别应该看到，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对矛盾，如何处理好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关系必须纳入人口调控的总体考虑之中。因此，北京人口调控必须是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三位一体的综合调控，在努力实现人口规模与结构均衡的过程中，不断促进人口合理分布。

### 四、人口调控范围：京还是京津冀？

应该在多大范围内考虑北京人口调控问题？是局限在北京市的范围内，还是扩展至整个京津冀地区，还是进一步扩展至华北乃至全中国？这是决定北京人口调控问题管理层级的关键之处。如果是在北京市范围内，可以由北京市政府去施

行；如果是在京津冀，则需要建立跨区域的协调机制和管理机制；如果范围再扩大，则可能涉及到中国人口未来的布局和发展问题，必须由中央政府去推动。

当前，北京人口调控正在从北京市范围向整个京津冀的范围转变。过去北京人口调控效果不甚明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人口调控局限在北京的“一亩三分地”上，没有将北京人口调控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统一起来。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北京人口调控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北京市开始积极推动部分产业和人口向河北转移，真正将人口调控的范围从北京市内向京津冀地区拓展。总体上，这一转变刚刚开始，相较于以往仅局限于北京市范围内调控人口的做法，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是，如果就解决北京人口调控问题而言，仅仅放眼京津冀似乎仍然不够，应该把北京人口调控放在全国人口布局和发展的大背景下去考虑，在北京疏散非首都核心功能时，不必局限于京津冀，也不必局限于华北，而是应该放眼全国。同时要特别重视100万-500万规模城市的发展，在全国形成一批区域性的中心城市，有一定的就业吸纳能力和公共服务辐射能力，减轻北京等特大城市的外来人口压力。

因此，北京人口调控应该是一个立足北京市、协同京津冀、放眼全中国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北京市—京津冀—中央等多层级的人口调控机制，确定不同层级在北京人口调控中的角色与责任，共同完成北京人口调控任务。北京人口调控当然应该以北京市为主体，在当前人口规模的前提下，北京市要做好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均衡发展，同时以京津冀为主要区域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分流产业和人口。在京津冀的范围内，应该以京津冀一体化为目标，建立跨区域的合作和协调机制，实现区域功能互补、产业结构协调、人口分布合理的协同发展格局。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城市和人口的合理布局，在区域中心城市适当复制北京的非首都核心功能，减少北京对全国人口的吸引力，逐渐形成乡村—中小城市—大城市—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梯级人口流动格局。

## 五、人口调控方向：限入还是导出？

在目前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下，北京人口调控的主要方向是限制新的外来人口进入还是将现有人口向外疏导？这在北京人口调控中必须明确。限制进入和向外导出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意味着必然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对北京市的未来发展、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均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限制进入是一项直接见效的政策措施，如控制户籍人口迁入、限制外来人口进入等。但是在经过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尽管户籍制度仍然起作用，但是由于外来人口成为北京人口增长的主要力量，严格户籍管理收效已经并不明显。而在目前的政策条件下，像过去那样直接限制外来人口进入也并不可行。因此，北京人口调控的重点方向应该是将现有人口向外疏导。

疏导现有人口必须区分清楚现有人口中谁是可疏导的。目前应该确定两个重点的人群：一是在承担非首都核心功能的产业和部门中就业的人口。这部分人可以通过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外迁和分流，实现向京津冀乃至更大范围的分流。二是非就业人口。这部分人构成更为复杂，包括多种在京目的、多种类型。如北京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约300万。此外，北京还存在大量以求学、培训、开会、就医、观展、观赛为目的的来京人员。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研究统计和抽样测算，2013年北京市内三级医院外来就诊患者达3036万人次，外来就医流动人口日均70万左右。<sup>[4]</sup>与此同时，北京市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科、研究生在校学生数达到了85万人左右。

在一定条件下，不同类型的非就业人口均存在较大的分流潜力。如对于老年人，如果能够很好地解决养老服务问题，是可以向外分流的。目前，在城市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等情况下，很多老年人之所以依然愿意住在北京，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北京市公共服务资源特别是医疗资源相对丰富。如果能实现医疗资源的异地配置、医保异地报销等条件，将有很大一批老年人愿意实现异地养老，特别是如果新的养老地在京津冀区域内，方便家人探望和老年人返家，老年人口分流是可行的。对于来京就医人口，如果能够创造一

定的条件让其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得到类似的医疗服务，分流同样是可行的。如在不同等级城市建设一批高水平医院，同时建立跨区域医疗联合体，实现全国各大区域、各省市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并配合医疗体制改革建立严格的转诊制度，避免“全国奔北京、北京奔三甲”的情况。而对于大量的在校大学生，如果能够实现一些学校的外迁也可以很快实现学生分流。因此，疏导现有人口的关键是要从满足需求出发，为人口分流创造条件。同时，在疏导现有人口的过程中，要避免只关注外来人口而忽视户籍人口的做法，必须在疏导中将户籍人口也纳入进来，建立全部人口的概念。

通过加强现有人口疏导，将北京市人口打造成一个活水池，有进有出，形成一个良好的人口更新机制，改变过去人口只进不出、越积越多的情况。这样不仅有利于北京人口调控，也有利于保持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 六、人口调控目标：静态还是动态？

人口调控必须制定一个合理的目标。北京以往的人口调控目标存在着屡定屡破的情况，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预见到社会经济条件和政策条件的变化对北京人口调控的影响，没有遵从人口发展的规律，单纯根据资源条件等因素去确定调控规模，使目标确定的依据更多是基于理想而非基于现实。现实是北京市在全国属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机会、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水平等都优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具有很强人口吸附功能。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人口仍然处于上升通道，且正在进行快速城镇化；适应市场化改革方向，人口管理逐渐柔性化，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在此条件下，资源条件的约束如果没有反映在资源价格上，人口增长是不可避免的。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一样，人口承载力、公共服务能力等都是动态变化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是动态的，人口也要适应这些动态变化，因此人口调控目标也应该是动态的，不应该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目标。北京人口调控目标的确定一定要考虑到多种条件，如中国总人口的变化、城镇化进程、户籍制度改革、京津冀一体化，如北京市产业结构升级、资源约束条件变化、技术进步、经

济发展等。结合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的阶段性特征，制定不同的阶段性人口调控目标。同时考虑到各种因素变化的不确定性，目标还应该有一定的弹性。

同时，正如人口调控的内容上北京不能只关注人口规模，更应该关注人口分布及人口结构一样，北京人口调控的目标也应该逐渐淡化规模性目标，制定更多的人口分布和结构性目标。同时，要加强人口调控目标的分解，如分流老年人口、减少在校大学生人数、减少会议人次、关停区域性批发市场个数等，并将各项目标分解到具体负责的单位和部门。除北京市需要制定一些目标外，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角度也应该制定一些相应的人口调控目标。

制定动态人口调控目标的关键是要建立人口调控动态评估机制，每年度评估调控目标实施情况并据此评估目标的合理性、实施中存在的问题，适时对调控目标或是保障目标实施的措施进行调整，从而保证人口调控目标合理、可行、有效，避免过去目标出台后就高高在上，没有具体目标、没有评估机制、没有目标和措施调整，最后无法完成调控目标的情况。

## 七、人口调控思路：去皮还是切肉？

北京人口调控有两种主要的思路。一种思路是将北京的低端产业和相应的就业人口分流出去，即去掉一些皮毛，这也是北京市多年人口调控中努力想实现的目标，但是收效甚微。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所谓的低端产业和就业人口实际上是北京产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北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种思路则是某一条块自上而下分流出去，即切掉一块肉。这样可以进行顶层设计，从顶端产业和部门开始分流，带动低端产业和人口分流。目前强调较多的分流首都非核心功能就是这种思路。如果把北京市整个经济结构比作一座大厦的话，前者类似于要拆掉一层，而且是很基础的一层，后者则类似于拆掉一角，而且是附属建筑的一角，显然后者更为合理。过去总是将低端产业和人口看作是独立的部分，以为很容易分割，殊不知其已经融入北京发展大厦之中，深入肌理。新的思路从分解功能入手，以功能疏解带动产业和人口分流，与过去的思路相

比,可行性更好。

根据北京市的战略功能定位,北京市是全国政治中心、全国文化中心、国际交流中心、科技创新中心,<sup>[5]</sup>需要疏解的非首都核心功能主要有三类:一是北京市过强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功能。北京市虽然在以往的城市功能定位中没有将经济中心功能明确列出来,但事实上承担了北方经济中心的功能,同时还是全国性的金融中心,有着众多的全国性企业总部。随着天津市北方经济中心地位的明确,北京应该逐渐进一步淡化经济中心功能,实现部分功能的分流。二是由北京政治中心功能派生出来的行政管理及其附属功能。北京市是全国政治中心,但不一定要集中全国行政管理机构,一些市场监管机构、一些从原来政府部门转化而来的行业管理机构、行业协会等也可以进行分流。三是由于资源集中而承担的全国性或区域性公共服务功能。如北京很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等实际上是辐射全国的,可以考虑适当分流。如高等院校可以采取保留一批、分流一批的做法,改变北京高校过于集中的局面;医疗卫生机构也可以适当分流,鼓励优质医院在外地办分院或与外地医院建立医疗联合体,共享技术和人员等。

在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时,要切实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想,少算小账,多算大账,要舍得割肉。郭金龙在2014年3月召开的北京市委十一届五次全会上强调,要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克服“舍不得”的思想,对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要求的产业要有所不为,下决心“舍”,痛下决心、壮士断腕,对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产业要有所为,<sup>[5]</sup>从北京市的角度对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提出了要求,切中了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要害。但是,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调整还涉及到中央驻京单位,应该在中央层级对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疏解进行统一的规划和安排,并要求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服从北京人口调控的大局。

## 八、人口调控手段:行政还是经济?

毫无疑问,北京人口调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单一的调控手段都无法实现调控目

标。但是,在众多的措施中,也存在以何种手段为主导的问题。从北京人口调控的演化历程来看,行政手段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行政手段的局限性也日渐明显,迫切需要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

经济手段的缺位是北京人口调控效果不好的原因之一,人们一直在强调北京资源的稀缺性,但是这些稀缺性并没有以价格的形式反映出来。从完善人口调控手段的角度来看,北京必须逐步理顺水、土地、气、排污等资源环境类的价格,使其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同时还应该调整公共服务收费,使其反映成本变化,逐渐理顺各类价格体系,确保面临的各种制约条件通过价格反映出来,由稀缺资源的享用者承担相应价格,当然在此过程中要做好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保障工作。只有当稀缺资源的价格与其稀缺性相匹配时,才有可能真正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

在发挥经济手段作用的同时,行政手段在一些领域还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如通过公共资源配置调节人口分布,通过规划等措施控制不同地区的职住比例等。在向外疏导人口的过程中,行政手段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如通过协同发展机制在京津冀范围内规划一些养老新城或社区,将北京的公共服务资源适当向这些区域延伸,引导老年人异地养老,实现离京而距不远、离京而服务随的养老局面。在一些非首都核心功能外迁时,也可在规划、动员、政策衔接等方面采取一定的行政手段。

最终,北京人口调控的理想状态是,在法律的框架下,以行政手段调节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引导人们基于经济利益权衡等因素做出迁移决策。

总之,北京人口调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人口调控过程中,应该找到人口相关问题的实质,使人口调控做到有的放矢。北京人口调控应该以全部人口为对象,以人口分布为主要内容,兼顾规模和结构,立足北京市、协调京津冀、放眼全中国,制定动态人口调控目标,以经济手段为主,结合行政手段,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将北京打造成一个活水池,形成人口有进有出、生气盎然的局面。

注释:

- [ 1 ] 陈剑. 北京人口增长: 原因与对策 [J]. 中国发展观察, 2012 ( 1 ) .
- [ 2 ] 张钦. 统计局揭秘北京 “家底”, 常住外来人口已近四成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06/19/c\\_126640872.htm](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06/19/c_126640872.htm). 2014-06-19.
- [ 3 ] 刘志. 北京人口调控的战略要点 [J]. 前线, 2013 ( 2 ) .
- [ 4 ] 赵仁伟, 方问禹, 张涛等. 北京成 “全国看病中心”: 日均 70 万外地患者赴京 [EB/OL].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5-19/6183925.shtml>. 2014-05-19.
- [ 5 ] 汤一原, 吴迪. 郭金龙: 在调整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上要有新认识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03/03/c\\_126211769.htm](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03/03/c_126211769.htm). 2014-03-03.

## On Eight Key Issues in Beijing's Population Regulation

LIN Bao

(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100028 , China)

**Abstract:** The population regulation of Beijing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ason , content , object , scope , direction , target , thought and means of the population regulation in Beijing. It argued that , in the course of population regulation , overall population should be the object ,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should be the main content as well as the balance of population scale and structure. It's necessary to be based on Beijing , coordinate the Beijing , Tianjin and Hebei , and look around China. And a dynamic target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economic means should be introduced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means to mitigate non core capital functions , so that population can enter and exit of Beijing rationally.

**Keywords:** population regulation; overall populati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Beijing , Tianjing and Hebei; economic means